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

目 录

先祖赵藩生平及著作纪略·····	赵静庄(1)
陈荣昌传·····	李生菟(15)
袁嘉谷年谱·····	袁 丁(33)
周钟嶽传·····	王光闾(65)
赵式铭先生传·····	馮 川(89)
李根源先生事略·····	阮绍文 于乃仁(119)
秦光玉传略·····	张一鸣(130)
李曰垓传略·····	李生菟(142)
熊庆来先生二、三事·····	熊秉明(167)
张鸿翼先生事略·····	张人刚(172)
董雨苍先生传·····	彭稚如(178)
丁兆冠传·····	许象坤(189)
艾思奇传略·····	李生菟(193)
苏鸿纲与私立求实学校·····	苏树言 苏天聪(240)
方树梅传略·····	李生菟(250)
先父毕近斗传·····	毕诒 毕谟 毕婉 毕琮 毕谦(263)
寸树声传略·····	民盟云南省委盟史编写组(266)

先祖赵藩生平及著作纪略

赵静庄

祖父赵藩，辞世已近六十年。他的一生是在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革之中度过的。他在晚清浮沉宦海多年，但在辛亥革会前后，从封建营垒中杀出，同情民族民主革命，并参加革命行列。同时，为云南省在文化上曾作出突出贡献，而名闻遐迩。他一生著作极富，但大部分未刊行，遗下的手稿、抄本均在十年浩劫中，被视为“四旧”查抄，如今荡然无存，令人心痛、愤懑！

壮游浩浩半天下 孤卧沉沉万卷书

祖父名藩，字樾村，一字介庵，别号媛仙，晚年自号“石禅老人”，1851（清咸丰元年辛亥）正月初七，诞生在云南剑川县向湖村一个白族家庭中。先辈以耕渔为业，后来为谋生，才搬到剑川城内。曾祖父赵联元，字拙庵，系一普通秀才，曾设塾授徒，并亲自课子授书。祖父生而奇慧，五岁授书，过目成诵，被誉为“神童”。

五、六岁时，正值杜文秀起义军攻克大理、剑川等地，便随高祖父母、曾祖父转徙避乱于金沙江一带。在战乱之中，仍不废诵读，以后仍自力于学，凡经史传记，百氏杂家之书，以及

古今文章流别，金石文字，无不博涉而详考。

十五岁时，入维西协副将张润戎幕司笔札。由于受时代及战乱环境的影响，曾经站在清政府一边，反对过杜文秀起义军，在迈出人生第一步时，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他虽在戎事中，仍孜孜不倦地苦读，以两马载书，虽甚扰攘，不释卷，稍人广坐，或离去默诵，夜分客散，辄篝灯坐帐中，疲剧不止。（引文见吴式钊：《向湖村舍诗初集·序》）事后他未邀请奖叙，仍返家读书不辍。他的文学才华，颇为当时赞许。

二十二岁，始参加科举考试，入邑庠，补廪生。1875年（清光绪元年乙亥）参加乡试，中云南省第四名举人。他素即爱好经史子集，以诗词古文见长，不屑学习陈腐的八股文，因之，自1875年至1893年，十九年中六次往还于北京、云南，参加会试，均未入选。

祖父长途跋涉，六次往返于京滇之间，每遇古迹、名胜，均一一拜谒、观赏，触动诗情，怀古励今，而写下许多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山水诗，如《伏波洞》、《登黄鹤楼》、《汤阴谒岳忠武庙》、《巴陵守风三日登岳阳楼有作》、《犀牛潭观瀑》等诗篇，有感而发，情景交融地描绘出祖国各地的山山水水。

他离开家乡后，不仅饱览了祖国多娇江山，而且耳闻目睹祖国安危，民间疾苦：帝国主义入侵，烽烟弥漫，封建统治专制，敲骨吸髓，天灾频仍，民不聊生，饥黎载道。这一切，打开了他的视野，启迪了他的心扉，激发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这一切，使他深感如疾疢之在身，如饥寒之切己，因而悲愤地写下了不少诗篇。如《客有述晋灾者，闻之惨然，作新乐府二章，（观音土）、（小儿哭）》；

观 音 土

万落千村空雀鼠，村皮草根俱乏煮，鬻桑幸有观音土。观音慈悲悯尔饥，食之一饱还归西。不食亦死食亦死，且缓须臾对妻子。妻子号啕泪零雨，顷刻彭亨腹如鼓。吁嗟呼，观音土！

小 儿 哭

小儿哭，泪簌簌，白日惨昏风刮屋。西家杀儿啼声哀，东家小儿观之回。回家娶媿告阿母：“吾家可须儿作俎？屠刀在颈儿心悸，果欲杀儿俟儿睡！”

他关心民瘼，以白描手法，勾画出一幅幅农村凋敝，遍地饥馑，百姓无以为生，陷入食观音土，甚至食亲子之肉的绝境，触目惊心，催人泪下。其他如《饥黎载道，感愤成诗》、《河北所在转徙，闻山西尤甚》、《喜晴》等诗篇，他均以洞察的事实，简炼的笔墨，绘出一幅幅萧索、饥荒、水患、死亡的惨象。

当时，正值法国帝国主义在我国西南边疆燃起中法战火。他时时系念边塞烽火，关心祖国安危，虽远离云南，仍关注着反侵略战争的信息：“别来杳町无消息，看剑衔杯亦惘然”（《出滇后，久不得越南军讯感赋》）1882年，当他由京返滇途中，在平彝（今富源县）度岁时，在《除夕同润泉夜话作》中，更直接抒发了对侵略者的愤懑：“差幸同胞壮心在，会弯强弩射贪狼”。当刘永福率领黑旗军英勇抗击法国侵略军时，他热情颂扬：“黑云阵阵鸦军来，喋血斑斑战袍紫。誓师传檄气喷薄，鬼胆先寒鬼魄撼”。（《越南三宣提督刘满亭永福寄扇索

诗》)。1885年，冯子材老将率军在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喜讯传来，他更欣喜若狂，吮笔挥毫，纵声歌唱胜利：

快枪如雨炮开花，
毡笠猩红烂晚霞。
直捣中坚擒上将，
头颅砍取大如瓜。

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他的诗词中跃然纸上。祖父的诗词在我国近代文坛有一定影响。《滇八家诗选》曾评为：

“先生于诗极深研究，意兴所至，伸纸吮毫，立即成咏，自同治甲子起，迄民国丁卯止，存诗七十卷，不下万数千首，视放翁犹过之。各体兼长，七律尤锻炼入神”。他的诗词涉及面广，真可谓“汪洋汇百川”。

中年涉世阅荣悴，
何异风花时变灭。

1875年，祖父中举后，曾任易门县训导（学官），以后又受云贵总督岑毓英聘，为岑之幕僚，“并为诸公子讲讨历史，诂正文字”。1888年（清光绪十四年），岑毓英重建大观楼，因祖父擅长书法，笔力雄浑，丰腴有骨，庄严秀丽，便囑他书写孙髯翁大观楼长联，至今仍悬于昆明大观楼，艺文与书法，堪称璧合珠联。

1893年，循例指派他为四川酉阳直隶州知州，他从此在四川，宦游十五年，由知州升拔，历任盐茶道、永宁道、按察使等职。

他在四川为官期间，为人正直，秉公办事。经手案件，从不嫌烦，总是口问笔录，广搜证据，反复推敲，多方调查，绝不利用职权，草菅人命。由于他在成年后曾到各地，耳闻目睹民

众的苦难，又长期在下层任职，审理过各类民事刑事诉讼案件，能体察民间疾苦，秉公断案。当时颇有清正廉明的名声，曾被百姓称为“赵婆婆”、“赵青天”。

祖父在西阳直隶州任知州时，“月必按行乡鄙三四次，从役四五人，饮食自备。所至，存问父老，勤励士农，而洞察奸诡，尽法惩治，椎埋之徒，闻风远避，有鼠雀之争，就以平之，乡氓以为数十年所未见”。该地士子多刻苦嚮学，但又无钱购书，他“捐廉（俸）筹款，购经史子集八千余卷，置之二酉书院，供多士钞阅。一次，州东遭雹灾，州城遭火灾，百姓损伤惨重，他“清帑勤募”、并自行“捐廉（俸）数百金”，“亲为赈恤”，因而“民无失所”。在任永宁道、按察使期间，“自备夫马，分巡辖境一周，察属吏之贤否，询同闾之利病，上下不隔，劝惩得宜。曾劾去一昏黠之署纳谿知县某，一横暴之在籍道员某。风声所树，道路肃然”。对勒抽纸捐，反诬群众“抗变”，拦道炮轰群众的邛州某知州和某武弁，一律依法惩办。又曾“减资州糖捐，以安民业；复师范学校，以育人才”。（引文见邓邦述：《文懿先生赵公传》）

这段时间，他的诗作中，对贫苦人民的深重灾难，更流露了深切的同情：“夏燠秋霪穰事伤，布头米价日增昂”。（《归至昆明有示芍云》）“锦城米价如潮涨，默念穷檐一饱难”（《雨中杂兴示芍云》），而对贪官污吏，他表示了极大的愤恨：“拚死食他贪吏肉，可怜血染蜀西东”（《大湾子对江山坳……》）。

祖父的楹联，素享盛名。他的楹联存失参半，现存的《介庵楹句正续合钞》，共存五百四十二联。楹联涉及的内容极广，他足迹所至的山川、宫观、园林、衙署，几乎均有楹句。他对

人物的哀挽、赠言、均能“严不一调，体不一格”。

他在住过的衙署内，曾题过不少对联。如《酉阳州署刑科》联：

身家所系，性命所关，切勿罔上营私，报应从来最速；

图圉之苦，词讼之累，但愿替人设想，方便落得多行。

联语中既告诫墨吏，切勿营私舞弊，要替人设身处地，也以此自励。在《永宁道署德威堂》联中，更明确提出要“激浊扬清”，“黜华崇朴”：

勉副观察使职司，激浊扬清，要在虚公无我；

略存秀才家本色，黜华崇朴，何敢享用过人。

从中可以窥见他从政的主张和操守。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冬，当四川的白莲教，红灯照的起义方兴未艾之际，清政府派封疆大臣岑春煊到四川任总督。岑上任后，以重兵围剿成都周围乡场的红灯照，屠杀了深受民心的农民领袖廖九妹。祖父过去曾当过岑春煊的启蒙老师，但此际身为其下属，限于清廷封建礼制，下属岂能批评上司。他便另辟蹊径，以讽谏之笔，撰书了成都武侯祠那副至今脍炙人口，言简意深的名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他撰书后，镌刻成联，送到成都城外武侯祠诸葛亮殿悬挂。借给诸葛亮殿送对联之机，既评价总结了诸葛亮治蜀的经验，同时又从侧面对掌握四川大权的总督岑春煊提出谏言。继之，在游春时，特请岑到武侯祠赴宴，让岑亲眼看到上项联语。岑看后

口虽不言，但心存不满。事隔不久，祖父即被明升暗降，免去盐茶道职，外放永宁（今泸州）道。

这副富于哲理的名联，曾得到毛泽东同志赞许，从而流传全国。

皋禽倦羽三年患

枌骥雄心万里行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当时，祖父先后任四川永宁道及臬台，在民主革命浪潮冲击下，他日感朝政腐败，而民主革命的潮流势不可遏，思想日趋开明。是年孟夏初十日致云仲函中肉说：

“省中文武，戒严未久，今已泄沓如故，麻将世界，酒肉排场，歌舞日月，酬应经纶，真令人欲呕欲唾，奈何！”此时，他已转向同情革命。1908年，同盟会会员谢奉琦等在叙府（今宜宾）再举义旗，不幸被捕，谢在狱中慷慨陈词，痛斥清廷腐败误国。谢的英武表现和视死如归的精神，使他极为感动，曾竭力营救，但仍未能免谢一死，谢英勇就义后，祖父愤然甩去“乌纱帽”，辞官返里养亲。吴玉章同志在《辛亥革命》一书中，曾谈及此事：“谢奉琦谋在叙府起义，事泄被捕牺牲。谢被捕的英勇表现，使当时四川的臬台赵藩，深受感动。他为营救谢不果，竟至辞官不做。足见清朝官府中的个别开明人士已经感到革命潮流是不可阻遏的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锷、李根源（祖父的得意门人之一）等，在云南发动“重九起义”，连续电请祖父出山，主持滇西起义。他顾念桑梓治安，遂赴大理，被公推为“迤西自治总机关部”总理，立即通电迤西各县郡，召集大理陆防各军及绅商各界，筹议自治应办之事。大理安定后，云南省军政府

及蔡锷、李根源均先后致电祖父称：“现奉军政府命令，任公任迤西缺兼营务处，并统领西防巡各营务。愚念切桑梓，万勿固辞”。“西防为全滇屏蔽，国际边防，非公莫办。故为斯民请命，万望为大局计，强起一行，无任盼祷！稔公廑怀民瘼，必不忍翹然也”。祖父曾数电坚辞云：“删电冒渎，计邀鉴谅。奉巧电惶恐无地，衰庸乏助，尤昧外交，往必贻误，后悔曷追，非执硁硁小节也。万恳收回成命，速简贤能，大局之幸”。但均未获允准，便提出三项要求：“一、暂事维持；二、事定归田；三、不邀奖叙”。军政府应允后，遂与李根源同赴腾越。迨滇西事大定后，他复申三项要求，请求解职，虽军政府慰留再三，仍于1912年返剑川奉亲。

云南举行光复纪念会时，他满怀豪情地撰书了灯坊上的对联：

民国史炳焉，大书特书，纪念无忘此日；

云南人苦矣，再揭再厉，热忱可告于天。

不久，国会开幕，他被选为众议院议员，1913年春，赴北京代理议长主持议会。他目睹袁世凯利用党争、金钱、武力操纵议员，又指使凶徒枪杀宋教仁，并派赵秉钧等人与英、法、德、日、俄私自签定《善后借款合同》，发动内战，便和李根源等，疾起抗议，提出质问。但未能挽回狂澜，悲愤至极，乃托诗歌以讽时政。袁之同党，将他的诗作呈袁，袁大怒，恨之入骨，派人监视，并欲伺机杀害。他与李根源于是年6月，一同逃离北京之日，后正是袁世凯派特务至寓所搜捕之时。他们乘火车至天津后，立即换船赴沪，并函议院辞职。李根源随即赴日本避难，祖父则潜回云南。当时曾寄诗赠反对袁世凯窃国称帝的章太炎先生：

君为浙西章疯子，
我是滇南赵病翁。
先生岂狂我岂病？
补天浴日此心同。

1915年，袁世凯称帝阴谋日彰，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讨袁，祖父以地方耆老出而大力支持，率滇中士绅通电讨袁。同时，以“滇男子赵藩”署名，电斥袁世凯，电文说：“余以前清监司，告养在籍。辛亥秋，滇省首义，迎征而出……地方举为国会议员北上，目击君之阴谋，操纵利用党争，无可斡旋，辞职归去。嗣君不嫌于余，问之丁槐，颇致疑虑。迨谋帝制，又使朱家宝专电招邀，饵以高爵，怵以危机，余遂谢绝……比者，君卸总统称帝制，狡图不遂，削帝称统，起灭自由，抑何不知世间有羞耻事耶？举国之人迫君退位，余则谓君已无位可退也。为君代谋，唯慷慨则自裁，隐忍则远窜，斯二者择一而速行之，毋使生灵涂炭，神州陆沉，则君罪犹可未减”。

1916年1月，护国军在昆明誓师，出征讨袁。祖父曾填《满江红》一阙作滇军军歌，以壮声威：

剑佩雄冠，男儿志昂藏不歇。凭半壁，滌腥瀟垢，浩然义烈。金马腾空开宿雾，碧鸡叫梦醒明月。又两翻推倒段和袁，抒诚切。老松干，耐朔雪，坚金质，难磨灭。攀苍山巨石，补完天缺。尺组终拴默噤颈，寸丹不化褒弘血。大中华璀璨彩云笼，开宫阙。

当时，祖父应聘出任云南省团保局总办，组织民兵，对声援讨袁部队，巩固后方治安，作出积极贡献。护国战争胜利后叙功，他获得国家颁发的“云南举义，再造共和”的“一等嘉

禾章”和“一等文虎章”。

1916年，蔡锷将军在日本病逝，噩耗传来，祖父悲痛万分，立即撰书二联，悼念蔡将军，寄托哀思。其中一联为：

南滇两举义帜，强我周旋，回首下交成往事；

东海顿惊噩耗，悲君徂谢，比肩中国几人才？

1917年，孙中山先生反对北洋军阀解散国会，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在广州召开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次年，“大元帅制”改为“七总裁制”，唐继尧被推为总裁之一。祖父时任省图书馆馆长，唐电请作代表赴广州出席政务会。他赴广州前，曾赋诗《将于役岭南援触有作，示河阳君》，其中一首是：

争地争城战血腥，

袁家遗孽祸生灵。

断鳌立极今谁是，

万里愁云黯北庭。

他到广州后，被护法军政府任命为代总裁兼交通部长，悉心规划路邮航电事业，但因段祺瑞力主武力统一，南北议和未能达成协议，西南内部也频起纠纷。他曾致函周鍾嶽说：“北廷借藏卫为名，令黄金鳌入蜀与接洽，两边用意皆在打消军府、国会、驱逐客军。现在计，惟滇黔主干，力担艰巨，实力维持驻粤蜀之客军，而号召湘、鄂、闽、陕之军官同志者，一致坚持，决心拥护军府。无论和战，权必统一，始能争取最后胜利”。他曾苦心斡旋，但事不可为，遂辞职返滇。

祖父在广州时，一位遗老赠他一颗玲珑剔透，别具一格的石头，他爱不释手，遂请广东一位名画家绘了一幅他手捧奇石，仔细赏玩的“品石图”。以后他鉴于国事纷纭，遂生“借石逃

禅”之念，从此自号“石禅老人”。

三遍文献苦搜罗

抱守残丛卅载多

1919年，祖父已是古稀之年，辞代表，解部务，返滇后，仍任省图书馆馆长，曾集白香山句“专凭图书无忌地，闲寻山水自由身”为门联，表示今后致力著述，不再过问政治，但忧国忧民之思仍未减。

他在壬戌9月20日致李根源书中说：“兄自宣统庚戌乞养还山，固缘慕恋老亲，亦以时局泄沓，奇变将作，不能砥流，姑爱吾鼎，侍养弥年，果遇改革，吾滇亦东西角立州郡，倏扰无时，左右与松坡、冀庠高张义帜，屡以桑梓公义，迫我出助。顾念乡邦安危，漏舟同处，抑闻清廷议让，国体更新，颠危宜速扶持，进退可无讥诋。是以禀承庭训，勉出匡襄。所幸大旆西行，心志孚合，纠纷就理，可告无罪，返我初衷。而国会创开，乡举忝厕，亦亟思入都觐国，巩我国基。不意项城怀挟，阴谋党争，率在权利。破坏未已，建设难言。以半载群江而得之者，将十年纷争而难定。幡然谢去，庶几华之，待文献之徵，可常匿影矣！袁氏盗魁柄，段氏破约法，接踵多事。西南声义，诸公旧雨，敦迫、责备，坐视不能，复又有团练之役，黔蜀之行，岭海之久驻，满冀罢战言和，统一告成，望八之年，可以闭门扫轨，咏歌太平矣。不虞武夫争地盘，策士争饭碗，抵触构煽，肝胆分裂，而西南数载之经营，一朝灰灭，祸变且相寻而未已。茫茫来日，蹙蹙四方，天平人耶，呵壁莫问，左右知我，谓何哉？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十余年来忧国之思。

祖父自幼博览群书，藏书十多万卷，多有批识，故上下古

今，条流毕贯，号称渊博。平素极为关心滇蜀文献，熟悉两省掌故，并以搜集滇中文献为己任。1914年，他在昆明养病时，即建议唐继尧拨款辑刻《云南丛书》，被聘为《云南丛书》总纂后，即倾其数十年中所存的滇人著述百数十种，并函请各地的老友、门生，广为搜求有关书籍。先后采辑达二百八十多种，已编印的计有《初编》一百五十二种，一千一百四十八卷；《二编》五十三种，二百五十四卷。这是一部集云南文史哲文献大成的百科全书，保存了云南大量的历史文献，使一些濒于失传的书，得以保存。如兰茂的《韵略易通》，就是他派门人方树梅万里访书而得到的山东刻本的原著。《云南丛书》不仅重印旧著，还编印新书，如《滇文丛录》和《滇诗丛录》都是在祖父领导下，由秦光玉和袁嘉谷两先生分别主编的新书。

祖父自1914年至1927年，孜孜不倦刊辑《云南丛书》，十四年来，苦心经营，辛勤劳动，日夜不辍，力图“文有所征，献有所述”。他在致竹村函中，倾吐了他编纂《云南丛书》的宿愿：“藩自束发受书，稍有知识，其时滇乱孔亟，斯文将坠。先公推命，惟在文献，谓他日不望尔高科旣仕，但得辑学明理，留意吾滇掌故典籍，随时随地蒐访哀集，尽我心力，公之乡人；藩谨服膺不敢忘。以故五十年来，虽戎马簿书，奔走颠沛，此志弗懈也。先后所获滇中先辈著述，或刊或抄，将二百种畸零，诗文四十余家，本意在蜀捐俸选梓，告养觐亦携以自随；不意桑海变迁，促迫无暇，而已力孱薄，亦难举事。曩岁从事孔教国学时，每与当道谈及怱怱图成，幸承许可筹款开局，次第选梓百三十余种，杀青已竟，未完者亦赓续写雕，每因款绌而辍，约计再需二年，可暂告一结束。其间最苦者，检、择、

删、润皆须自为，分纂乏人，任劳已难，遑云任怨。即校对小节亦复悻悻，乌焉亥豕，触目而是。念已担任，诿卸非人，尤乖素心。此所以如盐车驽马，竭蹶上阪不告休，非弋虚誉，非恋餐钱，中夜抚膺而自怜亦自笑者也”。祖父直至逝世前，仍亲临图书馆住宿，日夜照看《云南丛书》的刊刻，不遗余力。他对搜集整理和保存云南的历史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云南丛书》成书后，深受省内外、国内外文化界重视，当时，德国、美国公使均各索一部参考，实是“金碧英灵异域知”。

祖父辑刻《云南丛书》，竭尽全力，老而弥笃，成书达一千四百卷之多，但不考虑把他自己的著作列入辑刻计划。《向湖村舍诗初集》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刻于长沙，由祖父的学生操办。刻成后三十余年间，诗作又有数千首。在丛书处协助祖父的秦光玉、袁嘉谷、方树梅诸先生，屡次敦促续刊诗集，并把《向湖村舍诗集二集》缮写成雕板格式册页，请付梓。祖父未允照刻，一直搁置下来，总是说：“先刻别人的”。这一部雕板用的棉纸缮写本，现保存在省图书馆（已残缺）。这种公而忘私的美德，足资后世楷模。

祖父退居昆明后，虽不与世事，但一谈及内乱频仍，外患日迫，常沈形于色，仍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心。1927年（民国十六年丁卯）人日（正月初七）祖父寿辰，与亲友游黑龙潭归来，适逢云南省长公署改组。他虽不与闻时政，但思虑地方安危，人民痛苦，忧心如焚。唐继尧下台后，因忧愤成疾，五月病歿。祖父与唐旧同袍泽，曾对唐规劝无效，唐既溘逝，他为表幽明不欺之夙心，直言不讳，挽句二联：

功罪分明，野史稗官，吾能直书十六年事；
冤亲平等，夜台孽镜，君应怆对百数万人。

思量君去尚佳，撒手径行，隐与众人消积愤，

叹息吾言不纳，师心自用，甘为群小送长终。

不久，祖父感染暑湿，引起宿疾，虽闭门静养，但所见所闻，判心休目，遂至一病不起。弥留前，神志清醒，还能握笔作字，曾赋《病中自述》七律八首。是年9月初一病逝于昆明楚雄姚镇巷寓庐，享年七十七岁，归葬于剑川金华山之万松冈。祖父病逝后数日，三迤人士公祭于云南省图书馆，谥为“文懿先生”。

祖父一生著作，刊行的仅有：《向湖村舍诗初集》十二卷，《小鸥波馆词钞》八卷，《桐花馆梦缘集》二卷，《介庵楹句正续合钞》三卷。待刊行的有：《向湖村舍诗二集》二十六卷、《向湖村舍诗三集》二十六卷，《别集》四卷，《石禅文集》二十卷，《石禅骈文钞》八卷，《鹤巢识小录》十二卷，《介庵金石书画题跋》十卷，《双清馆书牋》三十卷，《自订年谱》二卷。此外，他还纂辑了《云南丛书》，《咸同滇中兵事纪》、《岑襄勤公年谱》、《滇词丛录》、《清大家诗钞》、《晋专研斋陞录》、《宦蜀滇贤传》等。

笔者出生较晚，对祖父的嘉言懿行，知道的不多。疏谬之处，敬请各位前辈匡正：

为了叙事贴切，引祖父诗作中的一二警句作插题。又摘录的诗句、书牋及联语，均见《向湖村舍诗集》、《赵藩遗稿》及《介庵楹句正续合钞》，不另逐一括注。

祖父的学生赵式铭、周鍾嶽、方树梅等的诗、文及先父赵宗瀚所撰“行述”等，择要摘引，也不括注，力求精简。

1986年4月完稿

1986年10月修改

陈 荣 昌 传 略

李生薊

先生名荣昌，字小圃，号虚斋，晚号困叟。云南昆明人，祖籍江南上元县，始祖名能，明崇祯年间经商到昆定居。父名维恺，字虞举，号庚圃，道光丁酉举人，后选拔为江川县与镇沅厅训导。先娶全氏，清咸丰三年（1853）卒，继娶周氏。清咸丰十年（1860），庚圃公任东川（会泽）州学教授，周夫人随同赴任，于6月24日，先生诞生于旅途中。清同治间，庚圃公赴京应会试，中进士，提升福建知事，他因为闽地语言不通，恐诉讼有失而至冤民，乃请假归返东川。清同治7年（1868）庚圃公因久病医治无效，卒于东川，时先生方九岁。当时家境清贫，庚圃公临终前命先生到他面前，执其手说：“你八岁而孤且贫，怎能继父志读书？尔后望你改从商，或者不要怕为人做劳役，以求糊口”。先生闻言大恸痛哭，其母听见，低声招他到身旁，他伏于母怀中，母抚其背说：“你不去从商，也不愿为人干劳役，上天保佑你父，即令他不在了，也要设法供你读书”。那年，先生弟兄三人，受业于孟光铎先生门下就读，孟氏也曾受庚圃公之托，而且怜陈家贫困，不收束修，先生十二岁时，其母为其定婚东川吕耀南先生之女。时东川知县为高邮举人卞庶凝（午桥），因赏识先生昆仲，召入县署读书。清同治十二年（1873）先生十四岁，兄弟三人同奉母返回昆明。后与其兄汝昌应童试。先生受昆明县王汝霖知县试榜第一，同

兄补博士弟子员。先生入泮后，奉母命赴东川，接迁父柩返昆葬松花坝上庄村。翌年，卞庶凝调署昆明，仍招先生兄弟三人入署读书。

光绪元年（1875），先生十六岁，补廪膳生。十八岁应五华育材两书院课试，其后弟兄三人互相为师，学业大进，文名外扬。二十岁时，先生以文受知于学使李岷琛，举优贡。是年先生与吕夫人结婚。年底，偕兄入都应试，途间偶为诗，写诗自此开始，有《北上启行感怀赋》、《晓行》、《下滩看山》、《旅底吟》、《乱后感事》诸作。其后朝考一等，以知县用。先生继父志，不乐为官，请假南旋，有《廷试用为令将归有作》诗，结句云：“来日大粮敢择食，小人有母方餐难”。

光绪8年（1882），先生应乡试，中解元。9年应礼部试，中二甲进士，入翰林院词馆供职，涉诵四库书，无一日倦，六朝唐赋，研习甚深，并与同馆人员互相切磋，为掌院所嘉许。先生后授职编修，既仕于朝，请假回籍，与兄汝昌奉母入都。

光绪14年（1888），秋8月，奉命督黔学，12月履任，迎母养于贵州。先生自巳卯至戊子（1879—1888）十年所作诗，删存数十首，名《持志集》。

先生任贵州学政之初，将上游五棚之贵阳府、遵义府、贵定府、兴义府、安顺府考试毕，将情形奏明，文武乡试毕后，又出省城考试下游之平越厅、镇远厅、思南府……等八棚，严格甄核，拔取人材。先生自督黔学，每岁两试，都是关防极严，扃门命题，即督试教官稽察，至扫棚乃退，试卷，助阅卷拟呈后，先生一一覆阅，始定甲乙，考优极慎重，所取皆真才，为全省人士所敬佩。

先生一生景仰钱南园，为纪念前辈，以自己的廉俸，拟卜